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一

吳 潘維城學

學而第一 釋文凡十六章【箋】漢石經每篇計章在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也 集解○釋文亦說說音悅注同通稱尺證反說懌音亦【箋】子者白虎通號篇云丈夫之通稱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傳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夫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曰論語稱孔子為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

夫子者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江都汪中
述學別錄云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
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夫
人大國之孤其禮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足以並
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列國則
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沒毗謚稱公列國生稱
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辭則曰夫
子夫子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固謂君夫嘗不知
云夫謂闕伯比夫不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夫不惡
女乎服云夫謂大子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辭闕
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
孫穆伯之二子視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猶稱
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視別
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
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曰皇疏引說
文云開門吐古謂之爲曰今說文無此文爾雅釋詁
粵于爰曰也那疏云皆謂語辭發端也學說文作斅

云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𦥯文作學云篆文斆省習說文云數飛也大戴禮保傅篇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此當指學之大者言鄭孔禮記學記注云有聖人之道謂之學蕭山毛奇齡論語稽求篇門學者業也之名是也武進劉逢祿論語述何曰學謂刪定六經也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並教萬世非是則子思子所謂有弗學學也說者周易序卦傳云人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兌爲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江都焦循論語補疏曰當其可之謂時說解說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維城案禮記學記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鄭

注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學人胡孝反又音教孔疏上學爲教音斆下學者謂習也謂時習也孔雖以時習專屬下學字據說文云學篆文斆省則斆學爲一字故記引兌命並作學言學而時習之當兼教言下文有朋自遠方來乃極言其斆之廣自反自強皆所謂時習也時習則知其善故說也不亦高郵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不亦者皆以亦爲語助不亦說乎不說乎也後放此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集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作鄭曰○釋文有朋蒲弘反有或作友非亦樂音洛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悅自外曰樂

箋朋說文以爲古文鳳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有釋文云或作友者武進臧庸拜經日記云白虎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易蹇匪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齊論包鄭所注亦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

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所據所采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臨海洪頤煊讀書叢錄又據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註引論語爲證謂有當作友偃師武億羣經義證云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長洲宋翔鳳樸學齋札記曰大司徒鄭註同師曰朋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樂者史徵周易口訣義兌象引鄭衆云樂耽于酒則有沈湎之凶志累于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尙詩書敦習道義敎之盛也樂在斯焉論語述何曰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

天下之善士故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注鄭曰慍怨

也釋文不慍紆問反鄭云云箋說文慍怒也釋元應普薩本行經音義引倉頡篇恨也並與鄭訓怨

義近嘉定錢坫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是鄭說所本君子者白虎通號篇云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論語述何曰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于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俄微阮元揅經室集曰學兼誦之行之爾雅貫習也轉註之習亦貫也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

乃孔子教人語即生平學行始末也故學必兼誦行其義乃全注以習爲誦習失之朋自遠來者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鄭曰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孝經三才章正義鮮寡也釋文孝弟大計反本或作悌下同而好呼報反下同鮮仙善反少也鄭云云下同

疏有子禮記檀弓

注孔子弟子有若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潛夫論志氏姓篇有歸姓孝說文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弟說文云韋束之次弟也禮記曲禮正義云弟者事長次弟之名陸云本或作悌說文無悌字弟正字悌俗字也犯上皇氏熊氏並以上爲君親犯爲犯顏諫爭邢疏非之論語補疏云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奸顏師古音干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者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亦云用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皇熊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解此鮮易繫辭傳釋文馬鄭王肅云少也尟說文亦云少也二字同義故鄭訓鮮爲寡偃師武億經讀考異云近讀以其爲人也孝弟句斷謂其爲人也當絕句孝弟連下讀語勢自順仁和翟灝四書考異云詩大雅思齊正義**不**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包曰先能事父兄然
後仁道可成也集解。釋文本與首餘〔箋〕作亂者禮記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
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亂謂違廢事君
之禮阮元揅經室集曰論語孔子稱子外惟行子曾
子稱子諸弟子以有子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
可强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語於曾子之前其言蓋
兼乎孝經春秋之義此即似夫子者也孔子道在孝
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事順其
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
祭祀永無奔亡弒奔之禍卻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
犯上不作亂也使人人不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矣
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
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
春秋明王道制叛亂則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
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開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
賁通微本原之論其列於首篇次章宜也又曰若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何乃古逸詩也君子

務本節乃孔子語也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

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淸本立而道生又後漢書延

篤傳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

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也者其爲仁之本

本與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是兩漢

人舊說皆以爲孔子言矣論語述何亦本此爲說云

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本乎孝

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表裏也維域系

爲傳引此節不與上節爲一章所謂斷章取義也實

應宋彤經傳考證則云仁即人也論語觀過斯知仁

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

作人元和江聲論語竢質亦云仁讀當爲人古字人

仁述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何不知

六書段借之法徒泥仁爲

仁論字紛紛辨說無當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集解○釋文欲令力呈反人說音悅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疏皇【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難于仁矣 逸周書官人篇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也 禮記仲尼燕居篇云給奪慈仁 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 夫曰似慈仁則非真能慈仁矣 論語述何曰此篇首記夫子論學次及論仁 因辨巧言令色之非仁巧言令色孔壬所畏 左邱明所恥也 維城案陽湖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以何畏乎巧言令色為不仁者遠蓋本此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也 集解○釋文曾參所金反又七南反 吾日三省吾身【注】鄭曰思察己之所行也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

也鄭論語後錄曰荀子云參省即此四書考異曰云云箋大戴禮立事篇記曾子之言曰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即三省言而記者之詳略殊焉三省讀去聲爲正三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

注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周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箋說文慮難曰謀又云忠敬也詩文王正義謀者主忠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定四年傳疏引倉頡篇文海甯陳鱣曰漢書司馬遷傳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通于此

傳不習乎

注鄭曰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釋文傳不直專反鄭注云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箋陳鱣曰釋文下采鄭注魯讀云云有不引鄭而直載其辭者故於此起例謂放此者皆鄭注也臧在東曰魯讀傳爲專者釋文係例引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

字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茲遂生矣此傳字从專得聲魯論故有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於義益明故從之長洲宋翔鳳論語發微曰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論語述何曰忠信所以進德則遠於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時習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者謂爲之政敎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

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
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
孟子義疑故兩存焉集解〇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包云治也注及下同千乘繩證
反注同千乘大國之賦也司馬法齊景公時有司馬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有畸居宜反田之殘也之封甫用反又
如字雖大賦總句一本或云雖大國之賦包鄭曰司依王制孟子王制及孟子皆以百里爲大國
馬法六井十爲通通十爲成詩信南山正義成方十里左成元年
傳正義周禮匠人疏出革車一乘詩信南山左成元年傳正義周禮小司徒疏無出字匠
人疏作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小司[illegible]原稿闕徒疏[illegible]五字論

語釋故曰周官之法以田令賦以賦出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軍法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者賦法也定賦之法有二一以人計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駛詞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三萬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鼓詞小司徒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也一以家計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革車十乘十終為同方百里革車百乘駣齣積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得千成十萬井三十萬家革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魯數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也以人計者為其賦之法以

家計者為出軍之法其實不殊周制封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謂之成國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成國謂之則大宗伯云七命賜國五命賜則是也千乘之國自伯而上雖五百里之公其軍賦亦不過此子則二百里之地出車四百乘男則百里出車百乘而已論語後錄曰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千乘卽千甸也古者甸乘同字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為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敶韓詩毛氏作甸甸訓為乘是甸與乘通又小司徒注云六十四井曰甸甸或謂之乘甸者四邱邱者四邑以四井為邑之法例之則甸當六十四井也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樵汲五人計一乘為一百人輕車七十五重車二十五兵車輕車是也然則千乘之國畢十萬之眾矣非公侯之封何足以當之馬義為長宣城梅沖然後知不足齊答問亦曰古者甸字當乘字則乘

出於何可知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百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卽地官之四邱爲甸而出長轂一乘也蓋一成而三分去一實出賦六十四井適得四邱之數漢書刑法志與周禮合證之字義又合是六十四井出一乘固古之定制包氏乃有十井一乘之說於一成百夫之地才十之一又於經傳無證人之或疑馬氏而存包氏者則以有孟子之說耳依馬氏則千乘之地乃爲方百里者十開方計之爲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孟子所稱方百里之大國僅爲百乘之家核其車數人數並不能備一軍如包氏則十井出一乘方百里者萬井適得千乘人以其合於孟子不能不存其說然計兵車一乘必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及炊汲牧養守衣裝者其百人干戈備具百里之地三分去一僅六千四百井以六千四百井出千乘是六井有奇出一乘也六井有奇不過五十餘家以家出一人計之則人數僅及一乘之半而令供牛馬兵甲等項爲包氏之言百姓者何罪乎是包氏不過以孟子有大國百里之言

又問大國千乘之說因作此算法以合之不知孟子明云嘗聞其略實未見舊籍且孟子意在罷建諸侯而少其力既使大國止於百里必不使復有三軍準前制而不過萬人此孟子之意也二者本不相謀焉可以千乘之大國合於方百里之大國乎究而論之諸侯大國千乘原不爲多夫天子之萬乘如馬氏說則王畿千里適得萬乘先王定法自以王畿爲主天子百同萬乘大國十同千乘大家一同百乘以十遞降亦是自然一定之法且孟子亦嘗言萬乘千乘百乘矣萬取千千取百不爲不多亦必不可少若方百里乃是方千里百分之一何必如此懸絕乎故孔子並無以大國千乘爲過制之意總之千乘之地必須方百里者十包氏以方百里者一當之則萬萬不可必須力闢者也此皆主馬氏說者也桐城方觀旭論語偶記曰近時經師從馬氏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甚明論語發微曰公羊何休說邢昺疏十井爲一乘公

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
乘此與包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
三萬此一乘幷數士十人徒二十人也春秋之法盡
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
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矣論語述何曰春秋述三代
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
乘臨洧金鶚求古錄曰以開方法計之方一里而井百
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一乘矣
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
也孟子大國地方百里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
也馬鄭皆據司馬法言司馬法未必眞周公之制所
言與孟子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此皆主包
氏說者也維臧案主馬氏者古文家說也主包氏者
今文家說也故二者不同上元陳懋齡經書算學天
文考曰融依周禮以大司徒有諸公方五百里云云
包依王制孟子以公侯皆方百里也二說不同今以
方百里者命爲實封方五百里者爲廣封二說可以

逆融然包氏以十井爲乘方一里者十爲一乘方一里者百爲十乘方十里者百爲千乘其數適足相當馬氏以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爲千乘之國則開方之法不可不講邪疏以中方三百方爲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又以方百里爲六分坤西南兩邊長闊皆三百一十六里餘邊牆一百四十四里不盡開也算術千乘之圓地千成方十里置一成地十里以里三百步乘之得三千步重張相乘得九萬步又以千成乘之得積九十億步以開方除之得數以里三百步爲法除之得三百一十六里不盡六十八步歙汪萊千乘之國解千乘之國是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開而生畏者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涂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

造都鄙鄉三致仕卿三宜殺于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八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八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綜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用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此又在馬包二家之說之外者**敬事而信**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集解箋易乾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李氏集解引何妥曰貞信也君子堅貞正可以委任於事故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也**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集解**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集解箋毛奇齡四書賸言曰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

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旬有郵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邦四日樂壯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對稷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與築之時作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采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使民謀出入脩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謂凡事之啟塞皆當從其時也又漢食貨志古有人民出民之時凡春出冬入朝出夕入皆有官使之鄭比年入學三年賓興亦引論語此文為說故知王制周禮所言并左傳所謂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均不足以賅使民也論語述何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者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為敬為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人國萬井三分去一為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八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八口計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衆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祿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

百二十戶耳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犧牲之屬咸出其中軍旅之歲民間一井出役不兼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邱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謂大臣羣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集解鄭曰文道藝也釋文則弟音悌本亦作悌汎愛孚劍反行有下孟反下云觀其行同學文馬云云鄭云云

箋弟子儀禮士相見禮曰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賈疏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為父師士致仕為少師教鄉里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與老對此幼即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

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於父兄是弟子爲學者之稱又幼者之通稱也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屬出入者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一則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則就推賢者言之故云出也謹說文云愼也汎左襄二十八年正義引作氾是辭卜居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王逸注氾氾普愛衆也說文氾濫也段注引論語此文謂假汎爲氾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四書賸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箋子夏篇目弟子云溫國卜商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溫故國屬河內郡河內衞地也故家語以爲衞人氏於事卜應劭說賢賢易色漢書李尋傳顏師古注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常熟陳祖范經咫曰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加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連

華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加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樸學齋札記亦據關雎序爲明夫婦之倫論語述何曰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易知則有親之易六經之道造端乎夫婦詩桃夭灼灼其華喻色也有蕡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箋】說文竭負舉也論語竢質曰說文渴盡也經傳以渴爲飢歉字而以竭爲渴誤致說文云詣送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注】王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皇疏【箋】論語述何曰此四句亦因上三章言信而類記之子夏言學必以行爲本也後世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子夏之所謂未學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箋〉重說文云厚也左襄三十一年傳有威可畏謂之威論語竢質曰固固陋也固陋則不莊重學則可以救其固陋斯不固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威嚴矣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子罕篇所記可證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集解○釋文毋友音無本亦作無下同憚徒旦反難乃旦反〈箋〉論語述何曰學以忠信爲本此因忠信而類記之論語補疏曰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皇侃解作忠信爲心百行之主殊鄭義中論貴驗篇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日矣憚說文云忌難也一曰難也改更也衞靈公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君子貴勿憚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箋〉論語述何曰愼終者先君有正終後君有

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繼別爲祖孝治之本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爲治邪集解

○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下之與同抑與上於力反陳亢音剛又苦浪反必與與音預爲治直吏反

疏論語後錄曰亢陳子車之弟齊諸陳也說文解字有伉云人名論語有陳伉許君說古文論語是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古文正作伉也作亢者字省通用經左暀三餘續筆曰陳子禽漢書古今人表孔門弟子陳亢一人三見一作陳亢一作陳子禽一作陳子亢子貢漢石經作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

論語竢質論語後錄竝云當作韓史記弟子傳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又田叔傳贊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維城案說文云邦國也漢高祖名邦故史公諱邦為國漢人引經多如此抑與漢石經作意予論語後錄曰說文解字云抑按也俗加手作抑是抑正字意借字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鄭讀為意知兩字通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集解

溫猶溫溫恭詩小宛傳云和柔貌良說文云善也釋名云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恭說文云肅也賈誼新書接遇慎容謂之恭儉說文云約也禮記樂記正義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讓古作攘說文云推也書堯典正義引鄭注推賢尚善曰讓說文言部讓相責讓非此義其諸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為

相與何休注辭也經傳釋詞云擬議之辭也讀書錄又引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傳其諸此之謂與宣五年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十五年傳其諸則宜於此變矣謂是齊魯間語韓詩外傳十云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論衡知實篇曰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維城案禮記樂記云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謙讓義近是人未有兼此五德者夫子兼之故得聞列國之政也論語述何曰禮經解引夫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詩教也良樂教也恭儉讓禮教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易書春秋之旨已賅之矣反是則其政亂可知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云王者陳詩以觀民風不下堂而見天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箋〕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注不以己善駮親之過大戴禮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子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行當速改之若惟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論語後錄日道謂父之臣與父之政三年者喪之歲也能終喪不改父之道則孝可知論語發微曰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為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為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為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為諱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

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註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昔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集解〔箋〕易繫辭傳曰履以和行集解虞翻曰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元和惠棟周易述云履者禮也論語云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履以和行謂以禮節之而行也又周禮序官亦云乃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賈疏云樂主和同禮主餰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也維城案寓餰別於和同之內斯禮無不可行者矣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

集解○釋文信近附近之近下注同又如字遠恥于萬反【疏】禮記中庸云義者宜也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維城案義古作誼說文云人所宜也从言从宜曲阜桂馥札樸據左哀十六年傳復言非信也桂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說苑修文篇引信近於義二語作孔子語恥說文云辱也辱恥也

是二字同義泰伯篇云恭而無禮則勞禮記仲尼燕居云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勞與給皆可恥辱者也禮記表記云恭以遠恥又云恭近禮蓋近此則遠彼遠此則近彼禮與恥辱適相反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箋】因詩皇矣因心則友傳親也箋云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婣注婣親於外親是因訓為親乃姻之省文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聲是姻本為因孳生字故得省作因羣經義證云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張說之碑同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肖女為妻肖古貴字也邢皇二疏失之皇本宗下有敬字鈕洋彭兆孫潘瀾筆記同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嘗有尊音春秋傳伯尊或作伯宗故與親為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本似涉孔注而誤衍一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集解箋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疏引作學者食不求飽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箋說文敏疾也愼謹也有道有聖人之道者正說文云是也謂就有道者而求其是也漢石經也已作已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集解○釋文無諂勑檢反而樂音洛注同好呼報反箋說文諂諛也从言閻聲諂謂或省論語後錄曰苡容辨舉無謂春秋繁露調順上指是用正字此用省字唐玄宗孝經諸侯章注無禮爲驕疏謂陵上慢下也史記弟子傳引貧而無諂二語倒置未若貧而樂弟子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樂下

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當是古論後漢東平王傳論亦作貧而樂道據鄭樂謂志於道是鄭本經道字陳鱣謂鄭據魯論故無道字檝在東日雍也稿云同也不改其樂義不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論語後錄曰坊記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本而以爲齊天下其幾矣是讀樂爲周禮司樂之樂義可兩通論語述何曰董子云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釋文如切切治骨曰切磋七多反治象曰磋琢治玉曰琢摩一本作磨求多反治石曰磨謂與音餘

注 鄭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

詩淇奧正義

箋 法鏡經音義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如學問以成德也可與鄭義相發明但未及琢磨耳爾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詩疏引孫炎注云治器之名釋訓云如

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寶應劉台拱論語駢枝據此謂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並未分明論語述何云古文衛宏以此詩爲美衛武公以禮自防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子貢貨殖問夫子言始以禮自脩也嘉定陳詩庭讀書證疑曰切磋琢磨皆磨器之名故雅訓並列爾雅釋文切本又作𪘏說文𪘏齒差也讀若切差即磋字廣雅三差磨也說文齹𪘏牙也屑動作切切也是切義同屑而當訓爲磨京房易繫辭傳注磨相磑切也是古義以切爲磨琢亦磨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如錯如磨易說卦傳八卦相錯李鼎祚注錯摩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作厝云厲石也是琢亦爲磨此義廣雅疏證

言之甚詳可補諸家所未及論語後錄曰磨應作䃺陸德明本作摩非是磨者䃺之省耳說文解字無磋字玉部有瑳云玉色鮮白也疑即是**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發論語述何曰詩止乎禮者也自修之功進而無已故曰來者子貢好學當於顏氏矣已漢書谷永傳注云語終辭也經傳釋詞曰已為語終辭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猶乎與哉同義連言之則曰乎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集解○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發中論考偽篇引不患句知下有者字患不知人也釋文作患不知也武進臧琳經義雜記云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同今邢疏本作患不知人也

人字淺人所加維城案邢疏本無于法皇本有之今據注意則釋文所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似即王本

爲政第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注 鄭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也 集解○邢本作包注此從皇本○釋文衆星共求用反鄭作拱俱用反拱手也猶北辰之不移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北極謂之北辰 文選運命論注 拱拱手也 箋 爲政者謂爲人君也德說文作悳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北極謂之北辰爾雅文餘姚邵晉涵爾雅正義云諸儒釋北辰者多異繫辭傳易有太極馬融注北辰也易言太極是生兩儀北辰不得生兩儀馬說非也周禮疏引爾雅鄭注云天

皇北辰耀魄寶是天皇上帝之號也爾雅載北極於星名則不得爲天帝之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極常居索隱引爾雅爲證此以紫微爲北辰也公羊昭十七年傳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述或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極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北本天官書而說小變北辰有其所若歸諸元氣指爲帝號則無其所北辰居其所若以爲星象星隨時而旋轉則無定居屈原天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左旋之極日月五星各有一極日月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環繞正北極者也月與五星之極又環繞璿璣者也是皆謂在旋之極爾雅約舉二十八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共也嘉定錢宮詹原爲闕五字云周髀七衡圖衡間相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以三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卽黃赤大距亦卽黃極距赤極也與璿璣距北極之數遠近懸殊載

說誤金匱秦蕙田五禮通考曰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為南極二極之中紘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皆南北不定惟赤道為一定之界七曜行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為赤道之極云耳德清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註公羊曰迷不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至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卽璿璣之徑折半為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之樞之數樞卽不動處以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

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
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宮
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
名北極大星或即此歟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
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
所言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
蓋赤道極也經書算學天文考曰北辰非北極小星
也古人指星所在處為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
處今人測極星所在晝夜環行折中取之是也凡天
之無星曰辰天上十二辰自子畢亥為月月所會聚
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
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為冬至常星若以歲差
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辰
冬至如何認定極星但以為標準耳又曰天左旋星西
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為極即北辰也日月五星右
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並以黃道極為極即
黃極也極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人
謂極星行其度右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為極非向赤

道極也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圈出入於赤道之內外夏北冬南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離日一象限交黃極黃極赤極相距亦二十三度半也恆星東行只在黃道之一綫上故黃道極終古不移古今測二十八宿星度南北緯度皆有增減又極星離不動處漸遠是赤道星移而黃道綫不移西人所以重黃極也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為樞北辰所以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曰赤道宗北極極攸北宗黃極赤道西行恆星東行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為樞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為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為樞眾星所以共北辰也發源江永羣經補義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為天之樞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晝

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為而治非真無所為也高郵李惇羣經識小曰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二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為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不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方星有旋皆還遶此極也易繫辭傳不行而至處注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處而逢通故不行而至者也又日易有大極處注大極大一也鄭云大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大一常行於八卦曰辰之閒日天一維城謹案先師周易虞氏略例曰虞所謂星寂然不動即鄭所謂居其所曰大一也人案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

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稺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之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可與此章之義相發明其引其作拱與鄭本同者當是魯論作共其古論作共也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並引作拱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集解鄭曰蔽塞也釋文蔽必世反包云當也鄭云云猶當丁浪反又如字箋過庭錄曰詩以道備而人情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也集解○釋文無邪似嗟反

嗟思無邪魯頌駉篇文鄭箋思遵伯禽之法專心

反箋無復邪意也維熊棻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

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伯禽卽魯始封之君爲政所當法者爲政者但能正己以正百姓絕其邪僻之念則會如北辰之居其所無所爲而天下歸之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集解〕○釋文道之音導下同〔箋〕道漢石經作道漢書刑法志引作導刑說文云剄也从刀幵聲刑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馬以刑爲刑罰則字當作刑

民免而無恥〔箋〕禮記緇衣曰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維城案說文云遯逃也逃有巧避之意卽免而無恥也

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也〔集解〕鄭曰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釋文以德包云道德也鄭云云〔箋〕陳鱣曰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孔子道民必從周公教民之典故鄭取以爲說也維城案中周官作忠注忠言以

中心則忠與中通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鄭曰格來也釋文格加百反鄭云云（箋）陳鱣曰格來詩傳文釋詁格至也義亦相通仁和翟灝四書考異曰漢祝睦碑作有恥且格洪适隸釋謂此與魯論不同殆亦借用費鳳碑作有恥且俗顧藹吉隸辨云爾雅俗至也玉篇俗亦訓至格與俗古蓋通用禮記緇衣篇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與此義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箋）十五志學禮記王制注引尚書傳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書傳略說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論語偶記曰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其期先有志及之耳是也于漢石經作乎三十而立讀書叢錄曰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本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論語發微曰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

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三十漢石經作卅四十而不惑【疏】孟子公孫丑篇我四十不動心趙岐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不妄動心即夫子所謂不惑也五十而知天命【疏】論語後錄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與此相發明五十學易故知天命論語述何曰五十而知天命謂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孑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集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集解【疏】論語補疏曰矩即絜矩之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

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經讀考異曰舊讀以欲字絕句據柳子引作七十而縱心又以心字絕句是所欲連下不踰矩爲讀義亦得通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箋】無漢石經作毋下放此論衡問孔篇引同四書賸言曰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遂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與政者明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禮記禮運正義云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誤以懿子爲武伯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論語樊遲問孝子曰無違誤孟懿子爲樊遲並涉下文而誤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

樊遲弟子樊須也 集解〈[illegible]〉篇目弟子云樊遲齊人論語後錄曰樊氏有二姬姓仲山市之後蓋以邑爲氏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甘泉鍾裒蔽厓考古錄引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有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曰弱例之樊遲之齒尚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時正三十五歲既壯之人尚得謂之弱乎維城案此說辨而後誤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非十四年十一年孔子年纔六十九歲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似係三字之誤又四十字古或作卌三十字古作卅形亦相近呂氏春秋尊師篇親與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箋）論衡問孔篇曰孝孔子言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無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論語偶記曰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卒在昭公十四年史記弟子傳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遲尚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南宮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夫子弟子傳不列其人論語注祗云魯大夫耳何故蓋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夫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沮之者實始懿子也懿子幸得親炙門牆乃於子將行道

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集解〕○釋文孫彘直例反不妄亡尙反〔箋〕論衡問孔篇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經義雜記羣經義證並引此謂與馬說不同而不言其所以異繼城案孝經紀孝行章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與王充高誘說合馬以爲父母憂子未知何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

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集解○釋文能養羊尚反下及注養人同以別彼列反注同箋漢石經無乎字禮記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鄭注辨別也經傳考證據內則文謂犬馬亦有芻豆飼秣皆可謂之養況事親而可不以敬將之乎鹽鐵論孝養章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顯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

爲難也 集解 鄭曰言和顏說色是爲難也 詩凱風正義〔箋〕陳鱣曰色難包馬訓爲父母顏色鄭訓爲人子顏色然證以內則柔色以溫之及祭義必有愉色則鄭義爲長論語後錄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所謂色難是矣故玉藻曰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包二義恐失之羣經義證曰大戴禮注引此下云是以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蓋指色對衆人亦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謂矣

有事弟子服其勞〔箋〕禮記檀弓服勤至死注勤勞辱之事也正義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

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

集解 鄭曰食餘曰餕 釋文食音嗣先生饌上眷反馬云飲食也鄭作餕音俊食餘云云

〔箋〕經義雜記曰古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

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賈誼新書先醒云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與韓詩外傳合漢書稱先生或單稱先或單稱生知不必如韓賈之說蓋亦如尊長之通稱論語馬融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饌僎禮特牲饋食禮祝命嘗饗者又饗有以也兩饗奠舉于俎注古文皆作餕說文饗養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从巽作饌論語古義據此謂餕爲古文饌說文無餕字拜經日記曰特牲饋食禮注有司徹乃饗如賓注古文饗作餕饗饌餕字本通故古魯異文然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旣食恆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

或者亦以爲孝饌止爲飲食不如餕義爲長攸鄭從魯不從古論語後錄曰許君說古文論語故不載餕字先生餕者謂進食於先生古餕與進亦同字祭統日百官進注進當爲餕進與餕通然則孟子所稱曾元養曾子將以復進者亦即餕字矣孟子以曾子爲養志曾元爲養口體有酒食先生餕者其即養口體之謂歟四書考異曰服勞奉養弟子於先生有然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慎駕馭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經學卮言曰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食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

曾是以爲孝乎注馬曰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女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集解 曾則也 釋文曾音增馬云則 皇侃云嘗也女音汝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箋】回顏回史記仲尼弟子傳魯顏回字子淵愚說文云愚戇也經讀考異曰一讀至言字絕句終日屬下連文一讀至日字絕句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箋】說文視瞻也以用也觀諦視也論語後錄曰由讀如出不由戶之由由卽行也察說文云宷也爾雅覆察審也郭注覆校察視皆所爲審諦審卽宷之篆文說文宷悉也知審諦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武進莊（原闕）四書說曰視其所以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或以曲藝譬諸草木有臭味焉可得而視也觀其所由者或由左右或由諸大夫或由國人或由其朋友由其鄉人由其所主由邪人乎由正人乎由其道乎由非道乎皆衆著之不能藏也可得而觀也察其所安者人其行一善有不爲利疚

不爲慼慯者有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有旣行而無怨悔者有有旣行而旋已自悔且尤人者人同此一過有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有自訟者有自悔者有因而自棄者有自以爲得者有恬然不以爲事者不安於善則不保其往矣不安於過則不絕其人矣行善而安之則善日進有過而安之則惡日積不在小大在其所安不可不察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釋文人焉於虔反下同廋所留反

箋 漢石經無第二哉字論語後錄曰古無廋字說文解字只作搜韋昭晉語注廋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釋文溫故烏門反

箋 禮記中庸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言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則可爲師禮記學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蓋爲其不能溫故知新也論語述何曰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周也箋禮記學記曰君子曰大道不器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孔疏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宏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箋禮記曲禮不辭費鄭注爲辭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釋文言而不行爲辭費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中論修本篇君子務以行前言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鄭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左文十八年傳正義釋文不比毗志反下同○箋忠信爲周左傳文論語後錄曰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經義述聞曰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哀十六年周

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注國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比合也蓋周與比皆訓為親為密為合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以合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皆以字義相近故辨之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即此之所謂周周以舉義者也比德以贊事者也彼之所謂黨即此之所謂比舉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己者也比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交義正與此相類孔注縱酈孔本以訓周為忠信孫綽訓為理備皇侃訓為博通皆失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

然無所得也集解○釋文則罔本又作冈思而不學則殆釋文則殆音待

禮記學記人之學也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正義或失則易者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知思求

箋惟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或失則止者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經義述聞曰何休襄四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箋攻考工記注治也異端後漢書范升傳注謂奇技也公羊文十二年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論語曰攻乎異端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論語後錄曰異端即他技所謂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觀致遠則泥故夫子以為不可攻言人務小致失大道休甯戴震曰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為害耳經學卮言曰司馬相如封禪文然無異

端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由博反約之意論語補疏曰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又曰漢世儒者以異已者為異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為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為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為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

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辨對謂於異端之中衷之以道也是卽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論語述何曰異端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釋文誨女音汝後可以意求之知也如字又音智 【箋】韓詩外傳三孔子曰由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禮記曲禮疑事毋質正義云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戒之云彼己俱疑而來問己質成也若己亦疑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刺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

也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集解○釋文姓顓音專箋史記弟子傳子張陳人篇目弟子子云陽城人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陽城縣屬陳留郡郞陳地子張爲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自齊來奔故魯人而亦得指爲陳人也子張之子爲申祥申亦顓孫也周秦之間申孫聲相近學干祿史記作問干祿羣經義證云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說苑建本篇引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同用問干祿者問其方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也集解○釋文寡尤于求反箋論語述何曰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寶

書闕疑者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集解

箋論語述何曰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經義述聞云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悔說文云悔恨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也集解○釋文行下孟反注同

箋論語補疏云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為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卽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為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注包曰哀公魯君之諡也集解孔

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注】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 集解 鄭曰措投也。釋文錯七路反注同置也鄭本作措投也枉紆往反邪枉似嗟反【箋】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答之今以為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論語述何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貴教化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箋】經義述聞曰舉直舉枉者舉諸直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箋】韋昭魯語注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案悼當為平之誤儀禮鄉射禮注以猶與也經傳釋詞曰以猶而也勸說文云勉

也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集解】【箋】說文臨監臨也監臨下也莊上諱徐鉉曰此漢明帝名也維城案漢避明帝諱改莊爲嚴足證莊嚴同義禮記曲禮注莊敬也孝慈則忠【注】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集解】【箋】經義述聞曰逸周書謚法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墨子非命篇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白虎通義曰孝慈父母賜以杖咢使之祭祀皆是因而孝於祖考通謂之孝慈禮運曰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此云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語意正同包注失之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集解（箋）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魏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漢魏人多於教字絕句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注）鄭曰或之言有也書微子正義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為或左定四年傳正義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也集解（箋）高誘淮南子注或有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注）包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即是與為政同

耳集解○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漢石經作乎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竢案于白虎通義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引同一本作乎陳鱣曰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叙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孝友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後漢書郅惲傳引爲政下有也字注云論語孔子之言也論語述何曰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卽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枙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集解】釋文車音居無輗五分反轅端橫木以縛軛字林五文反無軏五忽反又音月轅端上曲句衡枙音厄又作軛鄭曰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考工記車人疏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疏【集箋】宋翔鳳鄭注輯本云車人疏云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此名也拜經日記說略同東原文集曰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軏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

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軏車轅耑持衡
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
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
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
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即橫木橫木即
軏包氏以踰丈之轍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䟽
矣阮元車制圖解云鄭注不誤太玄經閑次三關無
鍵盜人門也拔我輗軏貫以信也此用論語義其曰無
拔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義此輗軏爲衡
鬲鍵之證過庭錄曰尸子云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
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
車之軏鄭注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輈衡之大小
以者軏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二則中
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修亦四寸也韓子外
儲說墨子曰輗用咫尺之木云云鄭注輗穿轅端著
之云穿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鬲圍之數大車任重
其鬲圍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者之故得有咫尺之
段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論語後錄曰小車

兵車也古者大車與兵車名號各異故輗軏同物而
異名說文解字云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
衡者古制大車小車皆准以兵車故兵車獨稱車大
車之轅卽兵車之輈也大車之鬲卽兵車之軛也大
車鬲以駕牛小車輈以駕馬轅端持鬲其鍵名輗輈
耑持軛其鍵名軏軏在輈與衡之閒輗在轅與衡之
閒其用一也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謂鍵小
而所任者大歟包注不指鍵言於古制無所取鑑止
水齋集曰衡者橫也軛者厄也以其橫輈下也謂之
衡以其厄牛馬之領也謂之軛大車兩轅牛在轅前
軛曲而下當牛之領骨低處軛上繫繩引而縛之轅
中之橫木橫木者衡也考工記謂之鬲小車衡長六
尺六寸大車鬲長六尺考工記小車言衡大車言鬲
同一物也其不言軛者略也劉熙以鬲爲軛鄭仲師
謂鬲壓牛領非也小爾雅釋[illegible]衡一牛之領幾何需此
六尺之軛哉今之牛車可以證古制矣若轅端持衡
者輗咫尺之木墨子所歎爲巧也包注以輗爲橫木
誤然其言縛軛以駕牛則良是戴震謂橫木卽軛失

之小車一轅馬在轅外兩服馬各有軏軏之兩邊下曲叉馬頸者謂之軥軸攏指注軶之中由曰軥衡承於轅之曲中而軏在轅前轅說敵蚘衡兩端有環以載服馬之鑾而驂馬之脅驅亦繫馬輛雖轍轡轄說轍轄轂嶬騾轡獵憒杷慄蹴雖鄉湔說以鑄爛說之刻衡雖承轅而轅不能銅衡而使之固故別有軏以持之軏之制不可考徐楚金以為重縛在衡上者則或以皮為之也今之小車一馬而兩其轅轅端設鑾以綴環不復用衡束馬頸者用作若革為之蓋即古之軏也大抵古制多僕後則改從巧便故古用木者今用革軏亦若是耳要之衡繫於車軏繫於牛馬鄭康成謂衡在兩軏之間未嘗謂衡即軏而後之釋者混而一之夫以一木而上負轅下制兩馬進退牽制維在大車且不可行而況馬之弇逕馳縣者乎維城案此辨衡軏之異極是而輗軏不主關鍵說則不如前數說之精車新序節士篇引作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子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注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集解○釋文於夏戶雅反餘以意求之三綱謂父子夫婦君臣是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三統謂天地人三正

疏 損淡石經作損禮記樂記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正義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樂記又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言其有損益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注 馬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

集解

疏 史記世家曰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王可知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雖百世可知也日知錄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論語述何曰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亂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集解○釋文諂也勑檢反箋論語釋故曰非其鬼鄭據祖考言凡祭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祖考之祭命於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大皞之祀參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衞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論語述何曰如隱公鍾巫之祭之類

見義不爲無勇也箋論語述何曰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彊禦皆勇以成義也論語發微曰自曰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紬絞地廟號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既立三統

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為勇

論語古注集箋卷一終